

“着”清浊两读与其兼表持续、完成的用法

覃凤余 王全华

【摘要】汉语史“着”有清浊两读,清浊的对立反映为结构和语义上的不同。持续体助词来源于清声母“着”,结构为Ⅰ_a:“V(+N_{受事})+着_清+N_{处所}”和Ⅰ_b:“V+着_清+N_{处所}(含N_{受事})”,语义是“主体发出V,使N_{受事}附着于N_{处所}”;完成体助词来源于浊声母“着”,结构为Ⅱ:“V+着_浊+N_{处所}(不含N_{受事})”,语义是“主体发出V,然后自己附着于N_{处所}”。由于清浊两读在不同的结构里的语义不同,持续用法和完成用法初始分开的,后来发生了合并。其分与合能在汉语方言和壮侗语中找到旁证。

【关键词】着;持续;完成;汉语方言;壮侗语

【作者简介】覃凤余,女,广西柳江人,文学博士,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壮、汉语语法研究,E-mail:653504101@qq.com(广西 南宁 530004);王全华,男,山东临沂人,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博士研究生(北京 100083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古汉语研究》(长沙),2021.3.29~44
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”(15ZDB100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功能—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”(14ZDB098)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《语法化的世界词库》背景下壮语虚词词典的编纂研究”(18BYY203)、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“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”。

○ 引言

汉语史的“着”^①可表持续与完成,如:

- (1)却怪白鸥,觑着人,欲下未下。(辛弃疾《丑奴儿·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》)
- (2)忽然死著,思量来这是甚则剧,恁地悠悠过了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121)

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,如王力(1958/1980:308-311)、梅祖麟(1988)、杨秀芳(1992)、曹广顺(1995:26-37)、孙朝奋(1997)、吴福祥(2004)、蒋绍愚(2005a:155-162)、陈前瑞(2009)等。前贤的研究,材料完备详细,见解独到深刻,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一致。大体而言,各家主张的演变是:同一个连动式“V(+O)+着+N_{处所}”中,因V是动态动词或静态动词而分别朝持续与完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。而本文则主张,持续和完成用法初始就沿着两个不同的句法结构分别演变的,然后再发生合并。本文第一章介绍相关的研究背景,第二章描述“着”的演变路径,第三章列举汉语方言和壮侗语的旁证,最后是结语。

一、相关的研究背景

陈前瑞(2009)把汉语史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相关研究总结为三种主要观点。第一种,体助词是从“V(+O)+着+N_{处所}”格式演变而来的,若V是静态动词,“着”解读为“在”义,是持续体助词的来源;若V是动态动词,“着”解读为“到”义,是动相补语/完成体助词的来源。持这一看法的有梅祖麟(1988)、杨秀芳(1992)、蒋绍愚(2006)等。第二种,基于“V(+O)+着+N_{处所}”的格式,先有动相补语后有持续用法,见于吴福祥(2004)。第三种,也基于“V(+O)+着+N_{处所}”格式,先有持续后有完成,见于钱乃荣(2002)。陈前瑞(2009)则认为,无论持续从完成发展而来,还是完成从持续^②发展而来,都没有充分的理由,从而提出“着”语法化的双路径,即:

“附着”义动词→结果补语→结果体

广义:状态持续→进行体→未完整体
狭义:动作有了结果→完成体→完整体

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认识不够。《广韵》记录“着”有清浊两读,根据 Haudricourt(1954)、潘悟云(2000),上古铎部*-ak,到中古变成药韵,加了*-s尾,变成御韵,因此“着”应该有相对应的四个音韵地位^③。清声母:知母药韵、知母御韵。浊声母:澄母药韵、澄母御韵。前贤主张,上古汉语清浊交替表自动和使动(参见王力 1965/1990:445,潘悟云 1991),因此,浊声母“着”是自动,意思是“附着”,清声母“着”是使动,意思是“使……附着”。“使……附着”的意义就是“放置”,《广韵》有个释义为“置也”的“摺”,知母药韵,其形旁“扌”显然是为了区别“附着”的“着”而加的。“穿着”是将衣服放置于身,是“放置”的一个下位义。虽然《广韵》记录着“着”的清浊两读,但是晋人徐邈已有相混的现象。《经典释文》为该读直略反(澄母药韵)的“着”,他就读为“张恕反、张庶反、张虑反”(知母药韵)。徐邈从东莞(今山东)迁居京口(今江苏镇江),北人南迁,清浊相混对南方话也有影响(志村良治 1995:266-267,梅祖麟 1988)。也就是说,晋以前,“着”的清浊两读无论南北方都分得清楚,从晋到隋唐这段不算短的时期内,开始相混,北方相混的速度比南方快。

大部分致力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学者都未重视“着”的清浊区分,大概是因为:一方面汉字不表音,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语音变化无法通过汉字表现出来,且北方话语音发展快,古音无法存留;另一方面,汉语史中,除了语音变化之外,句法结构也发生改变,使结构上的对立变得模糊。

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到“着”分清浊,其做法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,求助于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的语音,从方言倒推汉语史;二是,假定方言中“着”的各种功能都是从“附着”义的“着”(澄母药韵)演变而来,也就是说,他们认为清声母“使……附着”的功能是从浊声母“附着”的功能派生出来的。这方面的研究以梅祖麟(1988)和杨秀芳(1992)最具代表性。如梅祖麟(1988)认为湘语的“达”既表持续又表完成,是汉语史“着”的继承,从语音上可构拟:长沙是[.ta³](达) < [dja] < [drja](澄母御韵),双峰、湘乡是[ta](达) < [tja] < [trja](知母语韵)。杨秀芳(1992)列举的如下三个功能:

附着

- 着于体者为“穿着”(知母药韵)
- 着于意者为“执著”(澄母药韵)“投中、遭受”>“获致”>动补结构
- 着于物者为方位介词(澄母语韵),“V(+O)+着+N_{处所}”
 - 静态V,持续体
 - 动态V,完成>先行貌

也就是说,杨文认为持续用法和完成用法都来源于浊的“着”。梅文和杨文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思考。其一,都假设“附着”是基础,“使……附着”由此基础上派生而来。梅文认为长沙话是浊的,而双峰、湘乡的是清的,那么双峰、湘乡的“达”是如何又是在什么句法格式中从长沙的“达”派生出来的呢?其二,潘悟云(2002)提出虚词考本字“从合不从分原则”,主张“在充分小的地理范围内,虚词的来源一般是相同的”。依梅文的推测,同是湘语,长沙源于浊的,而双峰、湘乡则源于清的,似与潘文的主张相悖。其三,梅、杨文所论的方言中,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“着/达”等读音都相同,不等于汉语史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“着”读音也相同。因为今天方言中同音的词,历史上来源不一定相同,可能是语音归并的结果,这一点刘丹青(1995)针对梅文使用的吴语材料就已经指出了。

二、“着”的历史演变

2.1 清“着”与浊“着”的句法格式

前文已述,晋以前,汉语是存在清声母“着”和浊声母“着”对立的,晋到隋唐,“着”的清和浊有些人相混

了。本文推测,隋唐以前尤其是晋以前,清“着”和浊“着”会体现为某些句法结构的对立,“着”的各种功能,包括表持续与完成用法,很可能是沿着清“着”和浊“着”各自所在的结构发展而来。现代汉语保留清浊对立的方言不多,类似的对立应该反映在承继汉语史声母清浊的特征中,如声母送气与否或声调的阴阳等。

无论是清的“使……附着”还是浊的“附着”,有“着”参与的句式都表达位移事件。

前贤不约而同地观察到,“V(+N_{受事})+着+N_{处所}”这一表达位移事件的格式是导致“着”语法化为持续用法和完成用法的句法槽,但忽略了一个显著的句法差别。如吴福祥(2004)认为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与“V+着+N_{处所}”之间有演变关系,前者省略掉N_{受事}或将N_{受事}移到V前就会得到后者。其实,有两种“V+着+N_{处所}”:一种是V后有N_{受事}的句法位置的,即便N_{受事}被省略或移到V前,这个位置都是存在的,N_{受事}是能还原的。如“埋著土中”的“埋”后面有N_{受事},即便被省略或前移,但能还原回来,即“埋玉树著土中”(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)。这种“V+着+N_{处所}”是从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变来的;另一种“V+着+N_{处所}”,吴文所举“犹如花朵缠着金柱”(《佛本行经》,《大藏经》四册)、“其身坐著殿上”(《六度集经》,《大藏经》三册)两例,“缠”“坐”之后没有N_{受事}的句法位置,谈不上还原。此“V+着+N_{处所}”不是从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变来的。因此,前贤观察到的格式应分三种:

I_a: V_{他移}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

I_b: V_{他移}+着+N_{处所}(含N_{受事})

II: V_{自移}+着+N_{处所}(不含N_{受事})

I_b是I_a的变体,其句式语义是,主体发出动作V致使客体N_{受事}附着到了N_{处所};V是他移动词,如“埋”,主体发出动作导致“玉树”发生位移。II的句式语义则是:主体发出V的动作,主体自己附着到了N_{处所};V是自移动词,如“缠”“坐”都是主体自己位移。I_aI_b中的“着”解读为“使……附着”,是使动用法;II中的“着”解读为“附着”,是自动用法。因此,I_aI_b的“着”是清的,II的“着”是浊的。王力(1958/1980:308)称“动+着+处所成分”是一个类似使成式的结构,笼统地指I_b和II,没能把二者区分开来。

2.2 语法化过程

对于“V(+N_{受事})+着+N_{处所}”,前贤都关注V是动态动词还是静态动词,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V。由于I_aI_b与II都表达位移事件,V是他移动词或自移动词,具有[+位移]特征,随着[+位移]特征消失,其语义逐渐变化。I_aI_b与II的语法化过程构拟如下。

I_aI_b经过的步骤有:

i.(3)客比丘来至,不得便持物著屋中,当放物一处觅旧比丘。(《摩诃僧祇律》卷第三十四)

此例V和“着”有清晰的句法边界,明显能分解出“持物”和“著屋中”一先一后两个动作,中间可停顿且加连词“然后”。应当分析为连动式,“著屋中”为连动式的后项。

ii.(4)a.置钵著草叶上。(《摩诃僧祇律》卷第三十二)

b.须熏陆香一百八颗在于像前,每颗呪一遍置着火中。(《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呪经》卷一)

此例a、b的“置”是V_{他移},a的N_{受事}是“钵”,b的N_{受事}承前省,是“每颗(熏陆香)”。a、b通过“置”使“钵”附着到“草叶上”、使“每颗(熏陆香)”附着到“火中”。“著草叶上”“着火中”可分析为“置钵”“置(每颗熏陆香)”后的介词短语,“着”是终点介词。

iii.(5)刀剑为峰嶸,平地放著高如昆仑山。(卢仝《与马异结交诗》)

此句的“放”是V_{他移},N_{受事}是“刀剑”,承前省,N_{处所}“平地”前移。如果把N_{受事}“刀剑”移回原处,句子当是“平地放刀剑著”。由于N_{处所}前移,“放刀剑著”就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。一是,“着”仍为终点介词,只是介引的终点N_{处所}前移。二是,尽管表示终点的处所词不在“着”后出现,但“放”动作结束之后,“刀剑”仍会在终点处保持“放”的状态。由于“着”后没有处所名词,“着”丧失了表示空间处所的功能,转为表示“放”的状貌。这一变化是隐喻起作用。

2.3 结构的混淆

I_b与Ⅱ都是“V+着+N_{处所}”,但二者是不同的结构。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,是因为I_a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在汉语史中发生了变化。汉语并非典型的SVO语言,符合宾语条件的题元并不一定在动词后,且N_{受事}与“着+N_{处所}”难以在V后和谐共处,跟典型的SVO语言如英语、壮语不同。吕叔湘(1948/1984)已注意到不少“把”的宾语回不到动词后,刘丹青(2001)举了两个跟I_a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类似的例子: *你搁茶杯在桌子上 | *小张放一些文件进抽屉,这两例在北方方言中别扭。普通话较为常见的操作是把N_{受事}前移与“把”组成介词短语充当状语,如“小张把文件放进抽屉里”,或者N_{受事}前移做话题,如“文件,小张放进抽屉了”。据杨秀芳(1992),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流行在东汉到晚唐,但这一时期,有很多句子N_{受事}与“着+N_{处所}”不在V后共处的,如:

(11)以权书射著围里。(《魏志·董昭传》)

(12)新买五尺刀,悬著中梁柱。(《琅邪王歌》)

(13)若烧不死复以毒药安著食中。(《佛说中日儿本经·佛说德护长者经卷上》)

(11)(13)原来的格式是“射权书著围里”“安毒药著食中”,N_{受事}是“权书”“毒药”,前移后与“以”构成介词短语,充当V的状语。(12)原来的格式为“悬五尺刀著中梁柱”,“五尺刀”承前省。经过这些句法或语用的操作,I_a“V+N_{受事}+着+N_{处所}”就变成I_b“V+着+N_{处所}”,形式上与Ⅱ“V+着+N_{处所}”相同,两种结构间的语义差异容易被忽视。忽视I_b与Ⅱ的差异,就模糊了“使……附着”与“附著”的句法对立,研判时过多依赖语义,缺乏客观的句法框架,使还原历史演变的工作困难重重。

前贤将I_b和Ⅱ都处理为同一个“V+着+N_{处所}”,认为V为静态动词时,“着”会向持续体助词演变。其实,即便V为静态动词,“V+着+N_{处所}”始终包含着两类不同的结构。如:

(14)长文尚小,载著车中。(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)

(15)有一白氎手巾,挂著池边。(《佛说树提伽经》)

(16)至七日时唯有臭骨,如胶如漆粘著女身。(《佛说观佛三昧海经》卷八)

(17)冻树者,凝霜封著木条也。(《齐民要术》卷二)

(14)(15)是I_b的“V+着+N_{处所}”,N_{受事}承前省。(14)“载”与“长文”构成动宾关系,但与“车中”构不成,主体完成了“载长文”的动作之时并不附着到“车中”,而是“长文”附着到了“车中”。如果分解为两个小句,则是“某人载长文,长文著车中”。(15)“挂”与“手巾”构成动宾关系,但与“池边”构不成。主体完成了“挂毛巾”的动作之时并不附着到“池边”,而是“毛巾”到了“池边”;如果分解为两个小句,则是“某人挂毛巾,毛巾著池边”。(16)(17)是Ⅱ的“V+着+N_{处所}”,V和“着”能分别与N_{处所}构成动宾关系,分解为两个小句的话,(16)是“臭骨粘女身,臭骨著女身”,(17)是“凝霜封木条,凝霜著木条”。(16)主语“臭骨”在“粘女身”动作完成时,也附着到了“女身”上,(17)主语“凝霜”在“封木条”动作完成之时,也附着到了“木条”上。因此,(14)(15)是持续用法演变的句法槽,而(16)(17)只能是完成用法演变的句法槽。

“V+着+N_{处所}”中的N_{处所}不在原位的话,变成“V+着”,也有两种结构,如:

(18)钟鼓而不空悬,须有簏……今钟鼓无所悬著,雷公之足无所蹈履。(《论衡·雷虚》)

(19)见诸众生贪欲炽盛,为化彼故现作女身,端正殊妙超诸女人,使彼染著。(《宝云经》卷第二)

(18)N_{受事}是承前省的“钟鼓”,N_{处所}是“所”,即“簏”,前置而不在原位。“悬”与“钟鼓”构成动宾关系,“着”与“钟鼓”构不成,主体完成“悬钟鼓”的动作之时,自己不会附着到“簏”上,而是使“钟鼓”附着到“簏”上;如果分解为两个小句,则是“某人悬钟鼓,钟鼓著簏”。因此(18)与(14)(15)是同一结构,是持续用法的句法槽。(19)的N_{处所}是承前省的“女身”,“染”和“著”都能跟“女身”构成动宾关系,主体“彼”完成“染女身”的动作之时也附着到“女身”;如果分解为两个小句,则是“彼染女身,彼著女身”。因此(19)与(16)(17)结构相同,是完成用法演变的句法槽。

前贤还声称把“V+着+N_{处所}”中的N_{处所}替换为N_{受事}就会得到“V+着+N_{受事}”。V为静态动词时,“V+着+N_{受事}”的“着”被认为是比较成熟的持续体,但是仍能解读出两类结构。

(20)旧墓人家归葬多,堆着黄金无买处。(王维《北邙行》)

(21)余时把手子,忍心不得。(《游仙窟》)

(20)“堆”能与“黄金”构成动宾关系,但“着”与“黄金”构不成;主体完成了“堆黄金”动作之时并不会附着到“黄金”上,而应该是使“黄金”附着到了某处。如果分解为两个小句应是“某人堆黄金,黄金着某处”。可见,(20)与(14)(15)(18)的句法关系是一致的,是持续用法的句法槽。“堆着黄金”是从“堆黄金着(+N_{处所})”变来的,即“V+着+N_{受事}”<“V+N_{受事}+着”,正符合杨秀芳(1992)所做的推测。(21)中“把”“着”能分别与“手子”构成动宾关系,主语“余”在“把手子”动作完成时,也附着到了“手子”上,可分解为两个小句,即“余把手子,余着手子”。可见,(21)与(16)(17)(19)句法关系是一致的,是完成用法演变的句法槽。

上述三类容易相混的格式总结为表1:

表1:“着”的持续和完成用法

	持续用法	完成用法
V+着+N _{处所}	(14)载著车中;(15)挂著池边	(16)粘著女身;(17)封著木条
V+着	(18)悬著	(19)染著
V+着+N _{受事}	(20)堆著黄金	(21)把手子

这三类句法格式,关键点在于:“着”后或出现或前移或隐含的N_{处所/受事},如果只是“着”的补足语,而不是V的补足语,则是持续用法的句法槽;如果既是“着”的补足语,也是V的补足语,则是完成用法的句法槽。

当然,由于一些原因,“着”表持续与完成用法会发生合并(见下文讨论),应该还有相当多的结构难以清晰地区分,本文只是对典型的情形做分析而已。

三、旁证材料

学者们相信,汉语史中同一个虚词“着”兼持续与完成,“是两种通常对立的体使用同一标记造成范畴局部中和的类型现象”(刘丹青2011)。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如下现象,有的学者就相信跟汉语史有联系。

(22)安庆话:着tʂo⁷(入声,调值44或43)(邢公畹1979、2000:296-297)

持续体:坐着吃。|完成体:他吃着饭了。

刘丹青(2011)、王健(2018)称(22)是现代汉语方言对汉语史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继承。蒋绍愚(2005b:6)还号召学界要充分挖掘汉语方言的材料,将方言与汉语史结合起来,相互补充,用以佐证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问题。本文响应蒋绍愚(2005b:6)的号召,不仅挖掘汉语方言的材料,更采用民族语(壮侗语)的材料来侧面佐证汉语史。既然清“着”朝持续用法方向演变,浊“着”朝着完成用法方向演变,那么寻求汉语方言旁证时,最好满足两个条件:其一,该方言的“着”还承继着汉语史清浊相分的语音特征,比如阴调继承清声母、阳调继承浊声母或者浊声母今读送气与否等;其二,该方言持续用法和完成用法都用“着”来表示。寻求壮侗语的旁证,应该采用与“着”的语义对应的词项。

3.1 持续体源于清“着”

清“着”是“使……附着”,“使……附着”的语义就是“放置”,汉语史和汉语方言的“着”都有“放置”义。

(23)黄金卖尽延宾友,囊底何须着一千。(杨万里《送刘秀》)

(24)武汉:着点盐在里头。(放点盐在里面。)(李荣2002:4006)

(25)金华:盐着过未?(放了盐了吗?)(李荣2002:4008)

清“着”的功能与壮侗语中“放置”义动词平行对应。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发展出持续体的功能,如:

(26) 武鸣壮语 tuuk⁷

- a. 放置义动词: va:i⁵ ti¹ tuuk⁷ kva:ŋ¹ yon² lo² pai¹. (快把矿石放进炉子里。)
快 点 放 矿 石 下 炉 去 (广西区民语委研究室 1989:70)
- b. 持续体: ?au¹ pai¹ ma¹ tan² pa:k⁹ tau¹ yuk⁸ tiəu⁶ tuuk⁷. (拿回房间门口放着。)
要 去 回 到 口 门 房 间 放 着 (张均如、梁敏等 1999:877)

(27) 布依语 tso⁵

- a. 放置动词: pa:⁷⁷ tɕin² zam⁴ diau¹ tso⁵ nɛ⁶ tsip⁸ tɕin² tɕu¹. (一百斤水放二十斤盐。)
百 斤 水 一 放 二 十 斤 盐 (王均等 1984:152)
- b. 持续体: ti¹ za⁶ tso⁵. (他坐着。)
他 坐 着 (王均等 1984:164)

(28) 侗语 to³

- a. 放置动词: ju⁵ to³ pa⁵ ɕe² a³. (要放茶叶啊。)
要 放 叶 茶 啊 (王均等 1984:389)
- b. 持续体: nu⁵ to³ (看着。)
看 着 (王均等 1984:367)

(29) 水语 ho⁵

- a. 放置动词: ho⁵³ dɔ⁰ ha¹¹ na:i²⁴ lan³¹ pa:i¹¹ dai³³ la³¹ vje⁵⁵. (放了这些药应该可以走了吗?)
放 些 药 这 应 该 走 得 了 吗 (韦学纯 2011:310)
- b. 持续体: ?a:u¹¹ mɔ¹¹ ho⁵³ tai³¹. (用手拿。)^⑥
要 用 手 放 拿 (韦学纯 2011:299)

(30) 仫佬语 tɔ⁴

- a. 放置动词: hyak⁷ tɔ⁴ ɕe³, sɔ³ i³ səu¹ lai³ kyɯŋ². (勤施肥,所以收成好。)
勤 放 粪 所 以 收 得 多 (广西方志编纂委 2000:440)
- b. 持续体: nuŋ⁴ tan³ tɔ⁶ ɲa:u³ mɛi⁶ kuk⁷ mai⁵. (妹妹穿着一件新衣服。)^⑦
妹 穿 着 一 件 衣 新 (广西方志编纂委 2000:410)

既然壮侗语中“放置”义动词与汉语清的“着”平行,其持续用法就给汉语史“着”的持续体助词来自清“着”提供了旁证。而且,壮侗语“放置”义动词语法化为持续体助词的过程与汉语史清“着”也是相同的,在“V+N_{受事}+放+N_{处所}”的格式中,经由终点介词演变为持续体助词。如:

(31) 田阳壮语 po⁴ (朱婷婷 2015)

- a. 放置动词: an² je:n⁴ tum⁴ ne⁵ po⁴ ta:n⁴ ɕe¹ la:u⁴ θai¹ tɕuŋ⁶. (这个院子只放老师的单车。)
个 院 这 放 单 车 老 师 仅 仅
- b. 终点介词: me⁶ ji² k¹ ai² te⁶ lok⁸ θa:u¹ pai¹ po⁴ na:m² nuŋ² ?ja⁶. (李阿姨把女儿嫁到南宁去了。)
阿 姨 卖 个 孩 女 去 放 南 宁 了
- c. 持续体: te¹ hum⁶ tɕon⁵ p^h jam² po⁴. (她喜欢头发披着。)
他 欣 放 下 头 发 放

3.2 分与合

按图1的构拟,清“着”和浊“着”是在不同的结构中分别演变出持续用法和完成用法的,无论是读音还是功能,“着”都是分开的。然而,一方面,自徐邈以来,汉语史在语音上清浊相混;另一方面,汉语历史演变中,承载“着”的结构发生混淆,其功能也有混同,因此,汉语史的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问题,语音与功能是两个相互

关联的参项,二者的分与合,理论上共有四种情况:A.语音分,功能分;B.语音分,功能合;C.语音合,功能分;D.语音合,功能合。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,不同语音就是要来表达不同的语义的,因此不大可能有情况B。A、C、D三种情况在汉语史中是否发生过?由汉字承载的汉语历史文献,在观察汉语历史演变方面有限制。我们将用汉语方言和壮侗语的材料来佐证。按本文图1,I_AI_B和II演变过程中各自都有不同阶段,方言中不一定都能发展完全。有的方言I_AI_B路径完备,发展到了持续体助词的阶段,而II发展到结果/动相补语阶段就不往前演变了,完成体标记用“了”或其他助词;有的方言II的完成体助词用“着”,但是持续体并未用“着”,而是用“倒”“住”等。我们对比的对象有的是持续体助词“着”与完成体助词“着”,有的是持续体助词“着”与结果/动相补语“着”。这不妨碍观察语音、功能的分与合,反而会提供另外一个观察的窗口。

A. 语音分,功能分

(32) 宾阳新桥

持续体:我带雨衣着(tsek³³,下阴入),有怕落雨。(我带着雨衣,不怕下雨。)

(覃东生 2007:82)

结果补语:哪个动着(tsek²²,阳入)你个电脑,乱怀疑。(谁动了你的电脑,乱怀疑。)

(覃东生 2007:28)

动相补语:讲着(tsek²²,阳入)了就算啊,有有哪门。(说了就说了,没关系的。)

(覃东生惠告)

(33) 崇左江州

持续体:风□□fa³³fa³³地刮着(tsek³³,下阴入)。(风呼呼地刮着。)

(李连进、朱艳娥 2009:181)

结果补语:睡着(tsek²²,上阳入)(李连进、朱艳娥 2009:148)

这两个方言都是桂南平话,表持续的“着”是知母药韵,而结果/动相补语则是澄母药韵,与前述汉语史初始分开的情况一致。另外,据覃东生(2007、2011)、李玥(2020),宾阳、崇左、平果等桂南平话述补结构带宾语均以VOC_(动词+宾语+结果补语)为优势语序,但源自连动式“V₁+V₂+O”的述补结构带宾语时则用VCO_(动词+结果补语+宾语)语序,(32)的“动着你个电脑”正是VCO的“V着O”。据刘丹青(2011),宾阳的VOC是对汉语史隔开式动补格的继承,那么也没理由说“V着O”不是汉语史的继承。因为宾阳周边的壮语,VOC更能产更发达,“V着O”显然不是与壮语接触的结果,只能是汉语史的继承,即继承了II的步骤ii“更接飞虫打着人”,来源于V和“着”之间本来就没有N_{受事}的II“V+着+N_{处所}”。

据覃凤余、田春来(2014),武鸣等部分北部壮语的tuuk⁷/tuuk⁸借自汉语的清“着”和浊“着”,而壮语中,tuuk⁷/tuuk⁸就分别表持续体和结果补语,如:

(34) 武鸣壮语

持续体:ʔau¹pai¹ma¹tan²pa:k⁹tau¹yuk⁸tiəu⁶tuuk⁷。(拿回房间门口放着。)

要去回到口门房间放着(张均如、梁敏等 1999:877)

结果补语:ci³dai³tau²jiən²miŋ⁶ma¹ha:p¹⁰, ha:p¹⁰tuuk⁸le⁴。(就能拿八字来合,合对了……)

就得拿原命来合合对了(张均如、梁敏等 1999:862)

因此,武鸣壮语的汉借词“着”,其持续体助词与结果补语是阴阳相区分的。

不仅南方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汉借词如此,北方也有保留着相应区分的方言,如:

(35) 山西万荣方言

持续体：外前下雨着(•tɕɿ)哩。(外面下着雨。)(吴建生、赵宏因 1997:134)

结果补语：猜着(•tɕɿhɿ)了。(猜着了。)(吴建生、赵宏因 1997:135)

动相补语：灯拉着(•tɕɿhɿ)^④了。(灯拉了。)(吴建生、赵宏因 1997:135)

万荣方言持续体助词和结果/动相补语都是“着”，虽然都念轻声，但是前者不送气，后者送气。该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，都读送气音(吴建生、赵宏因 1997:17)，说明持续体的“着(•tɕɿ)”来自知母，而结果/动相补语的“着(•tɕɿhɿ)”来自澄母。

C. 语音合，功能分

(36) 柳城百姓话

持续体：糯 = 头上戴着(tɕiek²²，阳入)帽。(他头上戴着帽子。)(凌伟峰 2008:172)

结果补语：睡着(tɕiek²²，阳入)。(凌伟峰 2008:113)

(37) 融水土拐话^⑤

持续体：门口立着(tɕiek³，阳入)三个人。(门口站着三个人。)(伍和忠 2018:164)

结果补语：我吃着(tɕiek³，阳入)一粒小石头。(我吃中一粒小石头。)(陈仕华惠告)

(38) 宾阳河田话(覃凤余、田春来 2014)

持续体：我带雨衣着(tsek²²，阳入)，有怕落雨。(我带着雨衣，不怕下雨。)

结果补语：高处落下电风扇，打着(tsek²²，阳入)我个头。(上面掉电风扇，砸中我的头。)

(39) 海口方言(陈鸿迈 1996:102)

持续体：门开着(?do²¹³，阴上)带。(门开着。)

结果补语：见着(?do²¹³，阴上)喽。(见到了。)

(36)–(38)是桂南平话，它们的共同点是：“着”表持续体和结果补语都读阳入。然而这几个方言的“着”是分阴阳的。据凌伟峰(2008:72)，柳城百姓话有两个“着”，其中一个是tɕiek⁷(第7调，阴入)；据陈仕华、周本良(2009)，融安百姓话(即融水土拐话)有两个“着”，“着衣”的“着”为tɕiek⁴(阴入)；据覃凤余、田春来(2014:143)，宾阳河田“着盐多(放盐太多)”的“着”为tsek⁵⁵(阴入)。(39)海口方言持续体和结果补语的“着”都读?do²¹³(阴上)，但是它的“着”还是有读阳调的，陈鸿迈(1996:117)记录“着”的另一个读音?dio³³(阳去)。海口话这两个读音正在发生混合，如“着时(适合季节)”、“着身样(适合身材)”读?dio³³(阳去)或?do²¹³(阴上)都可以。故作者在描述?do²¹³(阴上)结果补语功能时标注“○另见?dio³³”，而在描述?dio³³(阳去)表示“对、正确、适合”的语义时又标注“○另见?do²¹³”，说明作者认为这两个语义和读音都有交叉之处。的确，作者给出?dio³³(阳去)的“对、正确、适合”的例句“做得着(做得对)”、“汝来着时(来得是时候)”，这些功能跟结果补语功能非常接近的。

柳城百姓(36)、融水土拐(37)、宾阳河田(38)这几个桂南平话，声调普遍阴高阳低，阴入调一般都是高平调，阳入都是低平调，持续体助词从高平调变为低平，正符合虚词声调弱化的演变规则。而海口方言(39)的“着”，?dio³³(阳去)被?do²¹³(阴上)逐渐覆盖是其演变的大趋势，实词都在变，如“着时(适合季节)、着身样(适合身材)”都由?dio³³(阳去)读为?do²¹³(阴上)了，虚词就更容易变了。因为?do²¹³(阴上)在语流中调值很容易读为21，正是虚词声调弱化的演变，而韵母由复合元音io变为单元音o也是虚词语音弱化的表现。尽管上述方言“着”在持续体和结果补语两个功能上读音混同了，但是持续体和结果补语这两个功能的区分是相当清楚的，结果补语普遍有能性形式，如“打着”的能性形式“打得/有着”，而持续体则不能这么说。

D. 语音合，功能合

据刘丹青(1995)，今天方言中同音的词，历史上来源不一定相同，可能是语音归并的结果，而刘丹青(2011)又称，安庆方言(22)中“着”兼持续与完成是汉语史兼表持续与完成的继承，这两种观点似不自洽。据刘丹青

(1995)与本文图1,安庆方言(22)“着”兼持续与完成,不能简单判断为承继汉语史,不能排除是后世“着”的语音清浊相混以及功能归并的结果,即安庆方言自身出现了“两种通常对立的体使用同一标记造成范畴局部中和的类型现象”(刘丹青2011)。其语音和功能的“中和”演变过程,有三种可能性。

可能性一:如果宾阳新桥(32)的持续体“着”(tsek³³,下阴入)与结果/动相补语“着”(tsek²²,阳入)、山西万荣方言(35)的持续体“着”(tʂɿʂ与结果/动相补语的“着”(tʂɿʂ)在后续的演变中,语音合为一个,就会得到安庆方言(22)那样的情况。但是,可能性一,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目前难以观察到实例。

可能性二:据刘丹青(1995),无锡话“着”(zaʔ,澄母药韵)有结果补语和完成用法的功能,通过功能的扩展,在表示动作行为完成后留下的状态时,则获得了兼表持续用法的功能,也能得到安庆方言(22)那样的结果。

(40)无锡方言(刘丹青1995)

结果补语:小王买_着(zaʔ)三张票。(小王买到了三张票。)

完成体:我只手表坏_着(zaʔ)两架。(我的手表坏了两次。)

持续体:他戴_着(zaʔ)一项新帽子。

学界对可能性二有比较充分的讨论。刘丹青(2011)将动作完成之后产生一个状态存在或持续的结局,称为“成续体”。从“成续体”这一名称看,就是完成>持续。吴福祥(2004)则进一步解释了“完成>持续”的内部机制。吴文认为有的动词具有[+动作][-状态]的情状,另一类动词具有[+动作][+状态]的情状。后者的动作一旦实现,相应的状态也就随之而生,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,该状态将继续存在或持续,“着”的完成用法一旦用在后一类动词之后,就会有“状态持续”的语义功能。如:

(41)摘得菊花携得酒,境村漪岛思悠悠。(白居易《九日寄行简》)

(41)的“得”,用在[+动作][-状态]情状的动词“摘”后面,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,而用在[+动作][+状态]的动词“携”之后,就能体现“动作实现后所造成的状态继续存在或持续”的意义。王力(1980:311)也指出,汉语史的“了”也能表行为的持续,如:

(42)太后指了天曰:“您从吾儿求做天子,何得谎说?”(《新编五代史平话·晋史》)

比较:崔宁指_着前面道。

具体到“着”的完成>持续的演变,除了无锡方言(40)外,王健(2018)明确指出,皖南赣语、皖南徽语的“着”兼表完成与持续,其演变方向是:完成体的“着”通过功能的扩展,获得了兼表持续的功能,下面是例句。

(43)皖南赣语(王健2018)

岳西方言:讲_着讲_着时间就到_着了。(前二“着”表持续,后“着”表完成)

潜山方言:吃饱_着饭,莫要跑。(完成体)

讲_着讲_着笑起来_着。(“讲”后“着”表持续,句尾“着”表完成)

(44)皖南徽语(王健2018)

屯溪方言:看_着两本书。(完成体)

门一直关_着。(持续体)

祁门方言:印_着吃着饭就来。(完成体)

尔_你是笑着讲个,肯定在骗其他。(持续体)

既然汉语方言都在不断地发生可能性二的演变,那么汉语史的“着”发生可能性二的可能性也应该是有,吴福祥(2004)认为先有动相补语后有持续,就是这方面的体现。

可能性三:柳城百姓(36)、融水土拐(37)、宾阳河田(38)、海口方言(39),清“着”发展出了持续用法的功能,而浊“着”并未发展到完成用法。如果持续用法的“着”通过功能扩展获得了兼表完成用法的功能,也会有安庆方言(22)那样的结果。

邢公畹(1979)将同一语言/方言中,同一形式既表完成又表持续的现象称为“着、了交替”现象。按邢先生的意思,“着、了交替”有两个演变方向,一个是“‘了’作‘着’用”,如普通话的“骑了马找马”“光了脚丫子打球”,就是本文的可能性二。另一个方向是“‘着’作‘了’用”,即本文的可能性三。“‘着’作‘了’用”的方向,邢先生举了壮侗语的例子,有龙州壮语、荔波莫话等。巧的是,这些发生了“‘着’作‘了’用”的壮侗语,其语法化的源头都是“放置”义动词。我们沿着邢先生的思路,全面检索了壮侗语,发现有的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有持续体的功能,如(26)-(31),有的壮侗语“放置”义动词不仅有持续体的功能,还有结果补语/完成体的功能,后者例句如下。

(45) 下坳壮语 so³³

- a. 放置动词: la:i⁵⁵ so³³ ti³³ bə:n⁴² deu⁴² di²³¹. (多放点肥料才好。)
多 放 点 肥 料 一 好 (韦茂繁 2014:217)
- b. 持续体: te⁴² sou¹³ fə:ŋ²³¹ ku⁴² so³³ di⁴² la:ŋ⁴². (他握着我的手不松开。)
他 握 手 我 着 不 放 开 (韦茂繁 2014:196)
- c. 结果补语: tɔ:u⁴² ku⁴² poŋ³³ so³³ tɕi³¹ rəu²³¹ pei⁴² lə³³. (我的头碰到什么东西了。)
头 我 碰 着 什 么 去 了 (韦茂繁 2014:283)
- d. 完成体: tɕa⁴² tsəŋ³³ tɔp⁵⁵ tu⁴² so³³, jen³¹ hou¹³ tɕiu¹³sa:k¹³ no:m⁴² dəu⁴² ra:n²³¹.
假 装 锁 门 了 然 后 就 偷 望 里 家
(假装把门锁了,然后……偷偷往家里瞧。)(韦茂繁 2014:299)

(46) 龙州壮语 te¹

- a. 放置动词: ?au¹ ka:u⁶ khi³ wai² pan³ khən³ tin² laŋ⁶ wai² pai¹ te¹.
要 大 块 屎 水 牛 堆 上 顶 栏 水 牛 去 放
(拿一大块牛屎到牛栏顶去放着。)(张均如等 1999:911)
- b. 持续体: ?au¹ pai¹ mu² jo² te¹ ko:n⁵. (拿回去先收藏着。)
要 去 收 藏 着 先 (张均如等 1999:898)
- c. 结果补语: tɕik⁵⁵ khak⁵⁵ kwa⁵⁵ ma²¹ la:k²¹ te³³ mən²¹ a⁵⁵. (即刻过来把地拉住。)
即 刻 过 来 拉 住 她 了 (李方桂 1947/2005:64)
- d. 完成体: tɕik⁵⁵ khak⁵⁵ kut²¹ te³³ ŋe⁵⁵ kian¹¹ nəŋ³³. (马上挖了一个坑。)
即 刻 掘 着 个 坑 一 (李方桂 1947/2005:97)

(47) 靖西壮语 po²¹³

- a. 放置动词: thei⁵³ to:ŋ⁵³ tu⁵³ məu⁵³ kja:u²¹³ jəu⁴⁵ nɔi⁵³ nɪm³¹ po²¹³. (把两头野猪在山洞里放。)
拿 二 只 猪 野 在 里 山 洞 放 (吕嵩崧 2014:259)
- b. 持续体: kən³¹ ke⁴⁵ ŋo⁴⁵ thei⁵³ ʔan⁵³ səu⁴⁵ ki⁴⁵ khai⁵³ po²¹³. (我父母把手机开着。)
人 老 我 拿 个 手 机 开 着 (吕嵩崧 2014:348)
- c. 完成体: təŋ³²⁴ tsəŋ³¹ ləŋ³¹ po²¹³ mei³¹ pin⁴⁵ ʔam⁵³. (定好情意不变心。)
定 情 下 放 不 变 心 (吕嵩崧 2014:426)

(48) 傣雅语 vai⁴

- a. 放置动词: vai⁴ ʔu⁵ kaŋ¹ lin¹. (放在地上。)
放 在 上 面 地 (邢公畹 1989:392)
- b. 持续体: nəŋ³ sə³ xa:u¹ vai⁴. (穿着白衣服。)
穿 服 白 着 (邢公畹 1989:393)
- c. 完成体: tɕo¹ mje² mən¹ lak⁸ ʔau¹ vai⁴. (被他妻子偷偷拿了。)
被 妻 他 偷 拿 了 (邢公畹 1989:393)

(49) 毛南语 zɔ⁴

a. 放置动词: sap⁷ di:n⁶ zɔ⁴ suŋ⁵ wa⁵, tak⁷ wa⁶ zɔ⁴ kha³ dɔn².

捉 黄 蜂 放 裆 裤 冒 话 放 上 身

(捉黄蜂放进裤裆,把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。)(广西方志编纂委 2000:491)

b. 持续体: ma⁵ kuk⁷ zɔ⁴. (把衣服披着。)

背 衣 着 (广西方志编纂委 2000:470)

c. 结果补语: ʔai¹ la:u⁴ nai⁶ dai⁴ zɔ⁴ fu⁴ ljeu⁶. (这个老人得到大米了。)

个 老 人 这 得 着 米 了 (张景霓 2006:67)

d. 完成体: fie² me² tɔ² ka:i⁵ sa:i⁵ la:ŋ⁶ zɔ⁴. (我有只公鸡跑了。)

我 有 只 鸡 公 逃 跑 了 (张景霓 2006:170)

(50) 莫话 zɔ²¹

a. 放置动词: ʔŋ²¹ zɔ²¹ pa:i³⁴ ha:u⁴⁴ zau¹² na:i³⁴. (把你放进笼子里。)

你 放 去 里 面 笼 子 这 (李方桂 1943/2005:27)

b. 持续体: liu⁵¹ tau²⁴ sə¹ ʔhɔŋ⁴⁴ ma⁵¹ zɔ²¹ pin²⁴ pə (<pa:i³⁴) jəu²⁴ zə:n¹³.

完 了 他 就 牵 马 着 爬 去 上 面 房

(完了他就牵着马爬到房上去。)(李方桂 1943/2005:26)

c. 完成体: sok³⁵ zɔ²¹ tai²¹ pa:i³⁴ tə¹ khun¹³ təu²¹. (春好拿去路上丢。)

春 着 拿 去 路 上 丢 (李方桂 1943/2005:28)

(26)-(31)以及(45)-(50),这些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,有持续用法不一定有完成用法,而有完成用法则必有持续用法,说明完成用法是从持续用法发展来的,是“持续>完成”。邢公畹(1979)称其为“‘着’作‘了’用”,所论正确。本文认为,持续与完成的语义交叉,仍是导致“持续>完成”这一演变的基础。以靖西壮语为例:

(51) a. te⁵³ lau³³ to³¹ ja³¹ lo⁵³, khɔn³³ te⁵³ po²¹³, na:u⁴⁵ te⁵³ than⁵³ ʔai²¹³ pa:n⁴⁵ ʔai²¹³.

他 酒 醉 了 咯 抱 他 放 不 他 见 什 么 砸 什 么

(他酒醉了,把他抱住/抱着他,不然他看见什么砸什么。)(吕嵩崧 2014:143)

b. ni⁴⁵ ʔau⁵³ tu⁵³ kai⁴⁵ kha³³ nai⁵³ lɔk⁴⁴ khɔn⁵³ po²¹³. (你把鸡杀好拔好毛。)

你 要 只 鸡 杀 好 拔 毛 放 (吕嵩崧 2014:369)

(51a) “khɔn³³ te⁵³ po²¹³ 抱-他-放”是“V+N_{受事}+放”,但 V(khɔn³³ 抱)没有位移义,不能导致 N_{受事}(te⁵³ 他)发生位移,且 po²¹³ 放后无法补出 N_{处所}。由于 po²¹³ 放后没有句法成分,只能表示 VN_受(khɔn³³ te⁵³ 抱-他)的情状。V(khɔn³³ 抱)具有 [+动作] [+状态],具体语境中,如果动作实现义凸显,则体现为结果补语,如果状态持续义凸显,则体现为持续体。显然, (51a) 是个重新分析。(51b) lɔk⁴⁴ khɔn⁵³ po²¹³ 拔-毛-放跟 (51a) khɔn³³ te⁵³ po²¹³ 抱-他-放结构相同,也是“V+N_{受事}+放”,但是 V(lɔk⁴⁴ 拔)则是 [+动作] [-状态],语义只能体现为动作的实现,故 (51b) 只有结果补语/完成的解读。

与可能性二相比,汉语方言的研究对可能性三的观察就很少。刘丹青(2011)、王健(2018)称安庆方言(22)是现代汉语方言对汉语史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继承,然而邢公畹(1979)则声称:安庆方言“饭煮熟着”的“着”是“‘着’作‘了’用”,即“持续>完成”。也就是说,汉语方言中“持续>完成”也不是不可能。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发展出了持续体助词功能,并进一步由持续体助词发展出完成体助词的功能。汉语的清“着”与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相对应,因此汉语史清“着”发展出持续用法,再进一步发展出完成用法,也是有可能的,即可能性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。钱乃荣(2002)持先持续后完成的观点,就是这方面的体现。

四、结语

本文讨论汉语史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,取得的初步成果有:

1. 汉语史清“着”和浊“着”在不同的句法结构里语义不同,即:

Ia. V+N_{受事}+着_清+N_{处所}; Ib. V+着_清+N_{处所}(含N_{受事}), 语义为: 主体发出动作V使N_{受事}附着于N_{处所};

II. V+着_浊+N_{处所}(不含N_{受事}), 语义为: 主体发出动作V, 主体自己附着于N_{处所}。

I_a是持续用法来源的句法槽, II是完成用法来源的句法槽。

2. 汉语史“着”表持续与完成, 初始是分开的, 然后语音发生混同, 功能发生了合并。

3. 汉语方言和壮侗语的材料可以从侧面提供汉语史演变的旁证, 具体有两方面:

(1) 壮侗语“放置”义动词的材料, 可旁证汉语史的持续体助词源于清“着”;

(2) 汉语方言的“着”和壮侗语“放置”义动词的材料, 可旁证汉语史清“着”与浊“着”演变为持续和完成的用法, 其语音、功能的分与合有三种情况, 即: A 语音分、功能分; C 语音合、功能分; D 语音合、功能合。目前, 汉语方言有 A、C 的材料, 而 D 有三种可能性,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“完成 > 持续”, 汉语方言及汉语史研究中比较多地被观察到,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“持续 > 完成”, 更多地在壮侗语中观察到。

蒋绍愚(2005b: 6)提出, 汉语史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的问题, 可以与方言的材料结合起来, 二者相互补充。本文践行蒋先生的主张并发扬光大之, 不仅用汉语方言, 更采用壮侗语的材料来为汉语史研究做佐证。本文选取壮侗语的“放置”义动词, 与汉语史清“着”相对应, 是利用民族语反观汉语史的一项实践。

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, 文中不当之处概由作者负责。

注释:

①在古籍中“著”也写作“着”, 本文论述用“着”, 引用文献依原文用“著”或“着”, 限于篇幅, 所引古籍版本不一一注明。

②持续用法与典型的进行体用法难以区分, 本文不区分两者, 本文的“持续用法”外延上包括动作持续和状态持续两种。完成用法与典型的完成体用法也难以区分, 文中的完成用法包括结果补语、动相补语和完成体助词。本文的“完成 > 持续”、“持续 > 完成”就是指“持续用法”、“完成用法”。

③梅祖麟(1988)的四个音韵地位是: 知母药韵、知母语韵, 澄母药韵、澄母御韵, 称不能解释为什么澄母药韵变做御韵, 知母药韵变作语韵。

④吴建生、赵宏因(1997: 135)称 *tʂhʂ 为“用在动词后面, 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有了结果”, 正是结果补语的功能。但是, 读轻声似乎又应该是比结果补语更虚的完成体标记, 所以, 我们把“謏着了”分析为结果补语, 把“灯拉着了”分析为完成体标记。此分析与吴建生、赵宏因(1997)不同。

⑤伍和忠(2018)的融水土拐话实际就是陈仕华、周本良(2009)描述的融安百姓话, 发音人都是陈仕华。伍著中未标注“着”的读音, 这里的读音是我们向发音人陈仕华调查的。

⑥据刘丹青(2015), “开着窗户睡觉”是 VP1+VP2 式连动式, VP1 是“开着窗户”, 其中的“着”是持续体标记, 不能当做状语标记一类的结构助词。水语这句也可看做 VP1+VP2 式连动式, VP1 是 ?a: u¹¹ mja¹¹ ho⁵³ 要-手-放, ho⁵³ 放也可以当持续体标记来解。此解读与韦学纯(2011)不同。

⑦仡佬语的放置义动词 tɔ⁴ 调值 24, 持续体标记为 tɔ⁶, 调值 21, 由 24 变成省力的 21, 是声调弱化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鲍厚星 1993 《长沙方言词典》,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.
- [2] 曹广顺 1995 《近代汉语助词》, 北京: 语文出版社.
- [3] 陈鸿迈 1996 《海口方言词典》,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.
- [4] 陈前瑞 2009 《“着”兼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发展》, 吴福祥、崔希亮主编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》第4辑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[5] 陈仕华、周本良 2009 《融安百姓话的来源及音系》, 《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第4期.
- [6] 广西区民语委研究室 1989 《武鸣壮语语法》, 南宁: 广西民族出版社.

- [7]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0《广西通志·少数民族语言志》，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。
- [8]蒋绍愚 2005a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[9]蒋绍愚 2005b《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》，《汉语史学报》第五辑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[10]蒋绍愚 2006《动态助词“着”的形成过程》，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》第1期。
- [11]李荣 2002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[12]李方桂 1943/2005《莫话记略·水话研究》，《李方桂全集》5，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。
- [13]李方桂 1947/2005《龙州土语》，《李方桂全集》3，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。
- [14]李连进、朱艳娥 2009《广西崇左江州蕉园话比较研究》，南宁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[15]李玥 2020《桂南平话动结式述补结构研究》，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。
- [16]凌伟峰 2008《广西柳城百姓话研究》，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。
- [17]刘丹青 1995《无锡方言的体助词“则”(仔)和“着”——兼评吴语“仔”源于“着”的观点》，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6期。
- [18]刘丹青 1996《苏州方言的体范畴系统与半虚化体标记》，胡明扬主编《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》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[19]刘丹青 2001《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》，(日本)《现代中国语研究》创刊2期。
- [20]刘丹青 2011《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》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- [21]吕叔湘 1948《把字用法研究》，《金陵、齐鲁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》8卷，又收入吕叔湘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[22]吕嵩崧 2014《靖西壮语语法研究》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[23]梅祖麟 1988《汉语方言里虚词“著”字三种用法的来源》，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3期。
- [24]潘悟云 1991《上汉语史使动词的屈折形式》，《温州师院学报》第2期。
- [25]潘悟云 2000《汉语历史音韵学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[26]潘悟云 2002《汉语否定词考源——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[27]钱乃荣 2002《进行体、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》，《中国语文研究》第1期；另载钱乃荣 2006《现代汉语研究论稿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。
- [28]覃东生 2007《宾阳话语法研究》，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。
- [29]覃东生 2011《宾阳话的述补结构和体标记》，《百色学院学报》第2期。
- [30]覃凤余、田春来 2014《从平话、壮语看“着”表使役的来源》，《汉语史学报》第十四辑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[31]孙朝奋 1997《再论助词“着”的用法及其来源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。
- [32]王健 2018《皖南方言中的“着”“了”交替现象》，《汉语学报》第3期。
- [33]王均、欧阳觉亚、韦庆稳、覃国生、喻翠容、罗美珍、梁敏、郑国乔、张均如、郑贻青 1984《壮侗语族语言简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- [34]王力 1958/1980《汉语史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[35]王力 1965/1990《汉语史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》，《王力文集》第16卷，山东：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[36]韦茂繁 2014《下坳壮语参考语法》，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。
- [37]韦学纯 2011《水语描写研究》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[38]吴福祥 2004《也谈持续体标记“着”的来源》，《汉语史学报》第4辑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[39]吴建生、赵宏因 1997《万荣方言词典》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[40]伍和忠 2018《广西汉语方言体范畴调查与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[41]邢公畹 1979《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“了”和“着”(下)，《民族语文》第3期。
- [42]邢公畹 1989《红河上游傣雅语》，北京：语文出版社。
- [43]邢公畹 2000《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[44]杨秀芳 1992《从历史语法的观点论闽南语“著”及持续貌》，《汉学研究》第1期。
- [45]张景霓 2006《毛南语动词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。
- [46]张均如、梁敏、欧阳觉亚、郑贻青、李旭练、谢建猷 1999《壮语方言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- [47]志村良治著，江蓝生、白维国译，1995《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[48]朱婷婷 2015《广西田阳壮语“po4(放)”的语法化》，《钦州学院学报》第10期。
- [49]Haudricourt, A. G. 1954 De l'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, Journal Asiatique. 中译文收录潘悟云 2010《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